



柴胡主要生产吉林、辽宁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等地，都有广布的生长，成熟的周期是二月、八月需要采取根部晒干。

柴胡为伞形科植物柴胡或狭叶柴胡的干燥根或全草，前者习称“北柴胡”，后者习称“南柴胡”。

外形来看，北柴胡的根呈圆锥形，主根顺直或稍弯曲，下部有分枝。根头膨大呈疙瘩的形状，长约6~20厘米，直径为0.6~1.5厘米。根的颜色是灰褐或紫棕色。质地既硬且韧，不容易折断。气味微香，味道微苦南柴胡的根比较细，也呈圆锥形，顶端有少数细毛状枯叶纤维，下部多不分枝或分枝数比较少。表面为红棕色或黑棕色，靠近根头处有很多细密环纹。它的质地比较软，容易折断。



柴胡，味苦,性平,归肝、胆经。其功有四：**升、散、疏、清**，随配伍之异而发挥其不同作用。**升清**。柴胡气味俱轻，具阳升之性，能引中气升达于上。李东垣尝谓柴胡“升也，阴中之阳”，“柴胡一味，为上气不足，胃气与脾气下陷，乃补上气从阴引阳也”。所制补中益气汤、调中益气汤、升阳汤等方，均借助柴胡升扬之性，并配伍升麻、黄芪等以升中焦清阳之气。临床上凡遇清阳下陷、中气不升、上气不足之证，投之多验。



散邪。柴胡禀性轻扬，非独上行，还善于外散祛邪。《伤寒论》制小柴胡汤、大柴胡汤及其变方，均取其散邪攘外作用。

柴胡的散邪作用倍受张景岳的重视和发挥。“新方八阵”中的散阵，共出十五方，其中用柴胡的占了十三方，分别体现了寒散、温散、平散、补散、化痰散邪、利湿散邪、解毒散邪等法，以治疗多种兼证外感、虚体外感和平证外感。如寒散法取柴胡配黄芩、生地、石膏、竹叶等清热药，以治外有邪而内兼火之证；温散法取柴胡配细辛、半夏、生姜等辛温药，以治风寒在表之外感证；平散法则以柴胡配防风、生姜等发表药，以治气血平和、寒热少偏之外感证；补散法是用柴胡配当归、白芍、熟地等补阴养血药，或配人参、白术、甘草等补气药，以治气血不足、五脏内虚之外感证；化痰散邪法用柴胡配二陈汤等化痰药，以治外感风寒内兼痰湿之证；利湿散邪法用柴胡配五苓散等渗利药，以治外感风湿内兼水湿之证；解毒散邪法用柴胡配连翘、黄芩、葛根等清热解毒药，以治外有风热、内兼热毒之证。



疏郁。柴胡还长于疏达肝、胃、胆、三焦等脏腑之气机。张锡纯说：“肝气不舒畅者此能舒之。”又谓：“善达少阳之木气，则少阳之气自能疏通胃土之郁，而其结气饮食积聚自消化也。”说明柴胡有疏郁作用。其临床应用甚广，诸如肝郁型肝病、胆道胰腺疾病、心悸失眠、抑郁症、月经不调等，每多用之。常配伍香附、郁金、枳壳、陈皮等。主要方剂如逍遥散、柴胡疏肝散等，均以柴胡为主药。

柴胡



清热。柴胡有良好的解热作用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告之其能治“寒热邪气”。《伤寒论》有小柴胡汤治热传少阳、热入血室等证。临床用于清热时常配伍黄芩、青蒿、山栀、丹皮等。无论外感邪热或是脏腑郁热都可用此。



柴胡

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村里住着一个姓柴和一个姓胡的人，他们的关系特别好，好到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因为他们每天都在一起，吃饭睡觉、下地干活或者上山采药，无时无刻不见他们在一起，村民们要是哪一天只看见了一个人就会觉得奇怪，就会问，另一个人去哪里了。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，也许是兄弟吧，大家纷纷猜测。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们一起上山采药，出门的时候还艳阳高照，他们也没想到要带雨具，结果下午的时候突然变天了，他们在犹豫要不要回去，可是今天的药还没有采到。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，突然开始下起了大雨，等两个人赶回家时，都被淋成了落汤鸡。

之后那个姓柴的就开始生了一个奇怪的病，一会冷一会热的，大家都很恐慌，生怕这怪病会传染到自己头上，所以大家都开始躲着他，只有姓胡的还是陪在他身边，不离不弃。



过了很久，姓柴的病还是不见好转，之后村里的族长实在没办法，就把姓柴的赶出了村子，本来姓胡的可以留下来的，可是他毅然决定跟姓柴的一起走。

于是姓胡的就带着姓柴的来到了山上，由于又饿又渴，姓胡的把姓柴的放到一个树下便出去找吃的和水了。姓柴的实在太难受了，加之又太饿，于是就把身边的草抓了一把塞进了嘴里，没多久姓胡的回来了，姓柴的竟觉得好多了，于是就告诉姓胡的说自己吃了身边的那个草，姓胡的觉得可能是那草起了作用吧，于是就又多摘了一些给姓柴的服用。

之后姓柴的病果然就好了，于是他们就商量给这个药起一个名字，因为是他们一起发现的，于是就用他们的姓氏给这药命名为“柴胡”。

柴胡始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列为上品。



柴胡性味苦、辛、性微寒。归肝、胆经。其微香升散、具有**清热解表、和解少阳、疏肝解郁、升阳举陷**的功效。用于治疗外感发热，寒热往来，胸胁胀痛，头痛目赤、耳聋口苦、月经不调、痛经、脏器脱垂、脱肛阴挺等症。

柴胡



柴胡，最主要的作用便是治疗忽冷忽热的病症，中医将这个症状称之为“寒热往来”，多见于少阳（**手少阳三焦经、足少阳胆经**）病证，也可见于邪**半表半里**或者疟疾。除此之外，柴胡还可以用于月经病，如女性患外感发热期间遇到月经来潮，外邪传入血室，致寒热发作。柴胡还具有升阳举陷的作用，故常用于脱肛、子宫脱垂、胃下垂等中气不足、清阳下陷的病症。

有个叫刘翰的商人，他经过银州，听说银州这里盛产柴胡。他心想，自己家乡的柴胡产量比较少，供不应求，这不正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于是购进了大量的柴胡带回去。回去后，再高价卖给人们，由于当地的药店柴胡不足，所以有很多病人前来求购他的柴胡。

但好景不长，正当他生意红火的时候，村里的张老五把他告到了衙门，他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仔细一想，近来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啊。到了衙门才知道，前些日子，张老五因为发热，去药店抓药，可是不巧，药店里的柴胡缺货了，于是想到了刘翰，就来他这里购买了一些柴胡。奇怪的是，连服用了好几天的药，病情也不见好转。以前得这个病时也是这个方子，并且很快就好了，是不是柴胡的问题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，老五再去找其他药店，终于买了一些本地的柴胡，这回去才吃一天，病就好得差不多了。所以，老五怀疑刘翰卖的是假药，将他告上了衙门。

刘翰直喊冤枉，他在银州购进药柴的时候，都是通过正规渠道，并且还专门请了大夫验了货。正在这时，张老四来到衙门，说是要感谢商人，说他的药好，药到病除。原来张老四，长期发热，吃了不少本地的柴胡都不见好，前些日子，听说商人在外地购进了一些好的柴胡，就买了试试，没想到，试了之后，发现这药效果真的是好，身体一天天在好转。适才听邻居说刘翰因卖假药被弟弟告了，都不敢相信，这才赶过来跟县长大人说明。

正当县长大人左右为难的时候，门外有一鹤发童颜的老者求见。老者自称是一个云游四海的大夫，刚才在外面听了事情的原委，心里已经有了数，于是毛遂自荐。县长大人看了看老者，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便应允了他。老者要求看看刘翰从外地购进的柴胡和本地产的柴胡，过了一会儿，衙门的人就送来了两个不同产地的柴胡。老者看了看后，更加肯定了自己心里所想的，于是侃侃道来：“大家仔细看这两个柴胡，虽然外貌相似，并且也都有退热的功能，但是刘翰从银州购进的柴胡根是白色的，这种柴胡善于清虚热，除痞热，而你们本地柴胡却长于解表退热。张老五新病，感受了表邪而导致的发热，所以用刘翰的柴胡效果不好，而用本地的柴胡效果很好。张老四是久病，阴虚发热，所以用本地的柴胡效果不好，而用刘翰的柴胡却有奇效”。

听了老者的解释，大家才恍然大悟。后来，因为银子为白色，并且那种根为白色的柴胡也是在银州盛产，所以称之为“银柴胡”，以示区分其它柴胡。

柴胡，味苦，气平，微寒。气味俱轻，升而不降，阳中阴也。无毒。入手足少阳、厥阴之四经。泻肝胆之邪，去心下痞闷，解痰结，除烦热，尤治疮疡，散诸经血凝气聚，止偏头风，胸胁刺痛，通达表里邪气，善解潮热。伤寒门中必须之药，不独疟症、郁症之要剂也。妇人胎产前后，亦宜用之。目病用之亦良，**但可为佐使，而不可为君臣**。盖柴胡入于表里之间，自能通达经络，故可为佐使，而性又轻清微寒，所到之处，春风和气，善于解纷，所以用之，无不宜也。然世人正因其用无不宜，无论可用不可用，动即用之。如阴虚癆瘵之类，亦终日煎服，耗散真元，内热更炽，全然不悟，不重可悲乎。夫柴胡只可解郁热之气，而不可释骨髓之炎也，能入于里以散邪，不能入于里以补正，能提气以升于阳。使参、归、术，共健脾而开胃，不能生津以降于阴；使麦冬、丹皮，同益肺以滋肾，能入于血室之中以去热，不能入于命门之内以去寒。无奈世人妄用柴胡以杀人也，余所以探辨之耳。（〔批〕**柴胡散半表半里之邪**，开手即宜用之，远公阐发独精，斟酌尽详。）

或问柴胡不可用之以治阴虚之人是矣，然古人往往杂之青蒿、地骨皮、丹皮、麦冬之内，每服退热者，又谓之何？曰：此阴虚而未甚者也。夫阴虚而火初起者，何妨**少用柴胡，引诸补阴之药，直入于肝、肾之间**，转能泻火之速。所恶者，重加柴胡，而又久用不止耳。用药贵**通权达变**，岂可拘泥之哉。

又问柴胡既能提气，能补脾而开胃，何以亦有用之而气上冲者，何故？此正见柴胡之不可妄用也。夫用柴胡提气而反甚者，必气病之有余者也。**气之有余，必血之不足也，而血之不足也，必阴之甚亏也。水不足以制火，而反助气以升阳，则阴愈消亡，而火愈上达，气安得而不上冲乎。**故用柴胡以提气，必气虚而下陷者始可。至于阴虚火动之人，火正炎上，又加柴胡以升提之，火愈上腾，而水益下走，不死何待乎？此阴虚火动，断不可用柴胡，不更可信哉。（〔批〕**柴胡提气，止宜提阳气之虚，不宜提阴火之旺，不可不知。**）

或问柴胡乃半表半里之药，故用之以治肝经之邪最效，然而肝经乃阴脏也，邪入于肝，已入于里矣，又何半表半里之是云，乃往往用柴胡而奏效如神者，何也？夫**肝经与胆经为表里，邪入于肝，未有不入于胆者，或邪从胆而入于肝，或邪已入肝，而尚留于胆，彼此正相望而相通也。**柴胡乃散肝邪，而亦散胆邪之药，故入于肝者半，而入于胆者亦半也。所以治肝而胆之邪出，治胆而肝之邪亦出也。

或问柴胡既是半表半里之药，邪入于里，用柴胡可引之以出于表，则病必轻；邪入于表，亦用柴胡，倘引之以入于里，不病增乎？不知**柴胡乃调和之药**，非引经之味也。邪入于内者，能和之而外出，岂邪入于内者，反和之而内入乎。此伤寒汗、吐、下之病，仲景夫子所以每用柴胡，以和解于半表半里之间，使反危而为安，拨乱而为治也。

又问柴胡既是调和之药，用之于郁症者固宜，然有时解郁，而反动火，又是何故？此必妇女郁于怀抱，而又欲得男子，而不可得者也。论妇女思男子而不可得之脉，肝脉必大而弦出于寸口。然其怀抱既郁，未用柴胡之前，肝脉必涩而有力，一服柴胡，而涩脉必变为大而且弦矣。郁开而火炽，非柴胡之过，正柴胡之功，仍用柴胡，而多加白芍、山栀，则火且随之而即散矣。

或问柴胡为伤寒要药，何子不分别言之？曰：伤寒门中，柴胡之症甚多，何条宜先言，何条宜略言乎。虽然柴胡之症虽多，而其要在寒热之往来，邪居于半表半里之言尽之矣，用柴胡而顾半表半里也，又何误用哉。（〔批〕伤寒用柴胡之症虽多，数言已足包括。）

或问柴胡开郁，凡男子有郁，亦可用之乎？盖一言郁，则男妇尽在其中矣，岂治男一法，而治女又一法乎。世人治郁，多用香附，谁知柴胡开郁，更易于香附也。

或问柴胡本散风之味，何散药偏能益人，此予之未解也。盖克中不克，克即是生也。柴胡入肝，而性专克木。何以克木而反能生木？盖**肝属木，最喜者水也，其次则喜风。然风之寒者，又其所畏，木遇寒风则黄落，叶既凋零，而木之根必然下生而克土矣。**土一受伤，而胃气即不能开而人病，**似乎肝之不喜风也，谁知肝不喜寒风，而喜温风也。**木一遇温风，则萌芽即生，枝叶扶疏，而下不生根，又何至克土乎。土不受伤，而胃气辄开，人病顿愈。**柴胡，风药中之温风也，**肝得之而解郁，竟不知抑滞之气何以消释也，故忘其性之相制，转若其气之相宜。克既不克，非克即所以生之乎。**克即是生，克非真克，生乃是克，生实非生。**全生于克之中，制克于生之外，是以反得其生之之益，而去其克之之损也。

或疑柴胡用之于补中益气汤，实能提气，何以舍补中益气汤用之，即不见有功，意者气得补而自升，无藉于柴胡耶？曰：**柴胡提气，必须于补气之药提之，始易见功，舍补气之药，实难奏效。盖升提之力，得补更大，非柴胡之不提气也。**

或疑柴胡用之补中益气汤中，为千古补气方之冠，然吾以为柴胡不过用之升提气之下陷耳，胡足奇。此真不知补中益气汤之妙也。补中益气汤之妙，全在用柴胡，不可与升麻并论也。

盖气虚下陷，未有不气郁者也。惟郁故其气不扬，气不扬，而气乃下陷，徒用参、归、术以补气，而气郁何以舒发乎。即有升麻以提之，而脾胃之气，又因肝气之郁来克，何能升哉。得柴胡同用以舒肝，而肝不克土，则土气易于升腾。方中又有甘草、陈皮，以调和于胸膈之间，则补更有力，所以奏功如神也。是柴胡实有奇功，而非提气之下陷一语可了。使柴胡止提气之下陷，何风药不可提气，而东垣先生必用柴胡，以佐升麻之不及耶。夫东垣先生一生学问，全在此方，为后世首推，盖不知几经踌躇度精思，而后得之也，岂漫然哉。（〔批〕阐发补中益气之妙，东垣自己亦不过。）

或问大、小柴胡汤，俱用柴胡，何以有大小之分，岂以轻重分大小乎？不知柴胡调和于半表半里，原不必分大小也，而仲景张夫子分之者，以大柴胡汤中有攻下之药，故以大别之。实慎方之意，教人宜善用柴胡也，于柴胡何豫哉。